



東國通鑑

三十四
之五

共三十一

76
4060
19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四



高麗紀



元宗順孝王一

諱禎字日新舊諱佛高宗長子母安
惠太后柳氏以太子入朝蒙古明年
還國即位後元追謚忠敬在位十五
年壽五十六

元年

宋景定元年蒙古春正月太孫以趙珣

參知

政事崔昱為樞密院使金佺朴成梓為

樞密院副使又以判禮賓省事羅得璜為濟

4060
31-19

州副使前此宋侶守濟州坐賊免人語曰濟
州昔經小盜今遇大賊又有知天文而拜大
學博士者能暴虎而為侍御醫者人嘲之曰
占星大學博捉虎侍御醫○命右副承旨金
仁俊推檢別宮田

史臣曰古之明君或棄苑囿許民耕種今
此別宮之田皆為權臣奪占宜還本主未
嘗議此而反更推檢豈為懲惡禁暴乃所
謂尤而效之者也

安北都領元振叛執其州副使文秀及慈州

高麗元宗

副使金脉殺之甕津縣令鄭崇降于蒙古○
二月以濟州副使羅得璜兼防護使朝議濟
州海外巨鎮宋商島倭無時往來宜特遣防
護別監以備非常然不可別置防護遂以得
璜兼之○執閔僂韓洪甫歸諸也東達○金
守禪與別將于琰俱剃髮在也東達營訴曰
高麗有急必遷濟州今云復都舊京非實也
也東達信之及太子東還至也東達營也東
達欲令守禪與太子辯太子曰公何信叛人
之言吾寧祝髮被拘於此豈可與叛人辯哉

也東達愧而遣還只拘留樞密院使金寶鼎等百人都兵馬錄事陸子襄亦投于蒙古囚于琰子襄父及兄弟○太子在京兆府聞訃服喪三日而除○三月太孫欲還都舊京以大將軍金方慶將軍金承俊等為出排列監蒞廩米六千四百二十斛分給諸五百官以助營屋之費○太子還自蒙古初憲宗皇帝南征太子自燕京赴行在道過京兆潼關守土者迎至華清宮請浴溫泉太子曰此唐明皇所嘗御者雖異世人臣安敢褻乎聞者嘆

其知禮憲宗崩阿里孛哥阻兵朔野人心震疑罔知所從時皇弟忽必烈觀兵江南太子遂南轅間關至梁楚之郊皇弟適在襄陽班師北上太子服軟角烏紗幘頭廣袖紫羅袍犀鞋象笏奉幣迎謁道左眉目如畫周旋可則羣僚皆以品服排班于後皇弟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世子自來此天意也大加褒獎與俱至開平府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高麗雖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太子供

來朝適盛輿西征留滯者二年供張疎薄無以懷輯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僕為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息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年而得一國也陝西宣撫使廉希憲亦言之皇弟然之即日改館顧遇有加會本國以王薨告乃命達魯花赤東里大康和尚護其行歸國至是太子與東里大入開京行視營築出次昇天府北郊東里大欲試太子意請先行太子信之先入昇天閣東里大怒出

屯于野太子請入城東里大辭以彼此意異吾欲還歸退屯于烏山太孫自江華來謁翌日太孫至東里大屯所請之賂鸚鵡盞白金三十斤東里大乃許之太子與東里大同舟渡海自柴平門入關命宰臣告于景靈殿和尚本晉州人嘗被虜入蒙古後改名守衡○東里大康和尚見太子曰館待日厚感則有之然忽必烈大王所以遣我者非為在島中徒哺啜也太子無以對召兩府議之分文武兩班及諸領府為三番往來開京示遷都之

意○夏四月蒙古忽必烈大王遣荆節等賜
太子書曰我太祖肇基大業聖鑒相承代有
鴻敷芟夷羣雄奄有四海先降後誅未嘗喜
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若
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勅敵哉觀乎此則禮樂
之法不待言而彰彰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
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
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撤其
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莫然亡在朝夕
爾初以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舍棄請命

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
爾家室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
是已嘗戒飭邊將斂兵待命東方既定則將
回戈於錢塘殆餘半載乃知爾國內亂渝盟
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
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
子何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
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
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窮兵極討殆非本
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推赤心

置人腹中則及側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
校中命邊聞斷自予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
以飛語亂定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
蕩之恩一新遐邇之化自尚書金仁俊以次
中外枝黨官吏軍民令旨到日已前或有首
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讎而
擅殺無所歸而皆至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
從應據國人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
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立政解仇釋憾布德
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

高麗元宗

溟宅茲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
耒耜凡可接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
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
踰限矣大號一出予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
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
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
為東藩以揚我休命蓋帝未即位時聞太子
至西京留八九日疑有變故賜是書○遣大
府少卿張季烈如蒙古獻方物○戊午太子
即位于康安殿受菩薩戒于慶寧殿○校尉

李寅自蒙古來云忽必烈大王以三月二十
日即皇帝位詔還西京屯兵是謂世祖皇帝
○也東達放還金寶鼎等一百人○蒙古遣
其多大詔曰以爾歸款既冊為王今得爾與
邊將之書因知上下之情朕所憫焉出水就
陸以便民居此朕所喜也今時方長育不可
因循自誤歲計更當勸課農桑以阜殘民若
留軍壓境不無騷動已勅將帥即日班師其
體朕無愛之心毋自疑懼前年春彼虜逃來
人民已下有司通行刷會自言約之後逃虜

人等放令還國到可收係存恤凡爾國中應
有作過犯罪欽依前來已降赦文施行軍人
擅掠民物一絲者具以實聞依條斷罪○荆
節其多大等怒贈遺不如意卷坐席而去節
初不近娼妓所得幣帛分與麾下至是人欺
其詐○遣永安公僖如蒙古賀即位○五月
蒙古歸我逃虜民四百四十餘戶○六月幸
賢聖寺自是數幸寺院○下制燕京侍從臣
僚超授爵秩改第衛社功臣以金仁俊為第
一柳墩為第五陞仁俊為樞密院副使○流

刑部侍郎李凝于遠島初凝從王如燕京謂
永寧公縛曰公若欲為王誰曰不可故及○
遣金寶鼎如東里大屯所東里大曰爾王之
東還也秦帝曰臣之國即還舊京今已踰數
月何不為慮爾等能不畏死乎寶鼎無以對
○下制曰宦者閔世冲自寡躬幼時以至今
日再救朕疾功不可負宜限六品叙用宦官
拜叅自此始○王改名植○秋七月追尊妣
安惠王后柳氏為王太后○門下侍郎平章
事致仕崔滋年滋初名安崔怡嘗品第朝士

以能文能吏為第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
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為下皆手疏屏
風每當銓注輒考閱而叙之滋名在下故以
學諭十年不調一日怡謂李奎報曰誰可繼
公秉文者對曰有學諭崔安者及弟金坵其
次也時李儒李百順河千但李咸任景肅皆
有文名怡欲試其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
凡十選滋五魁五副遂超擢代奎報掌文柄
金仁俊等舉義反正滋時為寵宰以清嚴鎮
俗○八月冊妃柳氏為王后子諶為太子后

即新安公佺之女也諱稱柳氏先是王欲封
譔為太子柳氏譔於王曰太孫聞主上東還
稍無喜色且儲副繼體者也豈可立權臣金
若先之甥乎王頗信之金仁俊力諫王疑乃
釋至是封之○太府少卿張季烈將軍辛允
和還自蒙古帝曰朕即祚後爾國最先來賀
朕甚喜焉爾國事大國四十年矣今茲會朝
者八十餘國汝等見其禮待之厚如爾國者
乎賜衣帛有差○中書省奏朝士見三品以
上官趨拜馬前拜揖朝行諂諛成風禮失過

恭請皆禁之○永安公僖還自蒙古帝賜王
虎符國印綵段弓劍等物又頒改元詔允許
表請六事詔曰衣冠從本國之俗皆不更易
行人惟朝廷所遣餘悉禁絕古京之遷遲速
量力屯戍之撤秋以為期元諉達魯花赤字
魯合及兒拔覩魯一行人等俱勅西還其自
願托迹於此者十餘輩來使亦不知定在何
所事須根究今後復有似此告留者斷不准
從朕以天下為度事在推誠其體朕懷毋自
疑懼○冬十一月劔司徒綱女為太子妃○

王聚宮女于水房淫縱無節御史大夫金仁俊移置水房于外

辛酉

二年

宋景定二年蒙古

春三月諭諸道按察使

曰朕欲推仁心施及禽獸方春田獵恐其不
屬不卯違我好生之心勿獻肉膳○夏四月
遣太子諶如蒙古賀平阿里索哥斂百官銀
布有差以助行李之費○五月田文胤還自
蒙古初文胤謁帝帝特厚慰問曰有所言乎
對曰陛下憐我國王息至渥也然讒間者多
願陛下勿信及其還帝命東里大伴行文胤

奏曰東里大以前年勅還屯兵事意小邦所
讒憤愠而遷及訴小邦今若伴臣以去未知
他日造何言語以誑陛下敢請勿遣帝從之
○秋九月太子還自蒙古帝遣侍衛將軍勃
立扎禮部郎中高邁民護其行

三年

宋景定三年

秋九月蒙古遣按脫交

徹兒禮部侍郎劉憲等來索鷄子及好銅二
萬斤○遣禮部郎中高邁獻鷄子二十銅六
百十二斤且奏曰聖旨以鷹鷄好銅二萬斤
進獻者鷄子則已進貢好銅初觀詔旨疑是

赤銅及問來使則謂之銅鈺此物非本國之
產乃轉賣於上朝漢兒土中而來耳然恐違
聖勅啓時所有收集以進○冬十月重營功
臣堂初自太祖以來功臣皆圖形壁上每歲
十月為張佛事以資冥福頃因遷都久廢至
是王命重營設齋以壬辰年遷都功臣崔怡
戊午年衛社功臣樞密院使金仁俊上將軍
朴希實李仁桓金承俊朴松庇樞密院使柳
璈將軍金大材金用材金碩材車松祐上將
軍林衍將軍李公柱大將軍金洪就等並圖

形壁上○十二月郎中高訥還自蒙古帝頒
曆又詔曰卿自東隅臣屬上國適我家之有
難越其境以來歸特侈新封俾還舊服凡有
所奏無不允從如不易衣冠班收軍成去水
而就於陸在虜者聽其歸若此甚多難於具
悉豈期弗諒動則肆欺向許貢於珍禽已乖
素約頃小微於銅貨又飾他辭陸子襄一羈
旅也慙骨肉之睽離降綸綍而理索輒為拒
命是誠何心茲小事尚爾見違於大節豈其
可保凡遠邇諸新附之國我祖宗有已定之

亥癸

規則必納質而籍民編置郵而出師旅轉輸糧餉補助軍儲今者除已嘗納質外餘悉未行卿自有區處必當熟議庸使成言其歲貢之物有例入進毋怠初心以敦水好○遣高汭以陸子襄及干琬妻子如蒙古仍獻方物四年宋景定四年蒙古統四年春三月高汭還自蒙古言中書省云帝怒爾國不奉前降詔旨內置郵籍民出師輸糧等事不賜回詔又洪茶丘訢永寧公於帝曰真金太子中書令也永寧公本國尚書令故自謂秩等於皇太子帝大

怒奪永寧公所領兵馬令茶丘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夏四月遣禮賓卿朱英亮郎將鄭卿甫如蒙古獻方物仍上表請免置郵籍民輸糧出師等事○遣大官署丞洪汙詹事府錄事郭王府如日本國請禁賊牒曰自兩國交通以來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設有他船在憑他事濫擾我沿海村里嚴加懲禁以為定約今春貴國船一艘入熊神縣勿島掠其貢船又入尋島奪我民產甚率交通之意請徵還所掠之物以固兩國和親之

義○秋八月洪汧等還自日本曰窮推海賊
乃對馬島倭也徵米二十碩馬麥三十碩牛
皮七十領而來○朱英亮等還自蒙古詔曰
朕嚮以細事見卿心之未孚是故有責備之
報今茲來復丐候生民稍集然後惟命辭意
懇實理當俞允凡百所言者能踐與否卿其
圖之仍賜羊五百分賜諸王宰樞以下有差
○冬十月遣大司成韓就如蒙古賀正兼謝
賜羊○十二月平章事李巖用知門下省事
柳敬上書薦吏部侍郎金坵○以李巖用守

太傅判兵部事柳敬守太保參知政事金俊

守太尉參知政事判御史臺事俊即仁俊也

五年宋景定五年夏五月蒙古遣使來諭

王入朝詔曰朝覲諸侯之大典也朕纘承丕

緒于今五年第以兵興有所不暇近西北諸

王率衆款附擬今歲朝王公羣牧於上朝卿

宜乘駟而來庸修世見之禮會宰相議親朝

皆持疑曰不可平章事李巖用獨奏曰王覲

則和親否則生釁王從其言定入朝之議○

遣國子祭酒張鎰如蒙古獻方物仍表請俟

秋乃朝○中郎將白勝賢因象政金俊奏曰
親醮塹城又於三郎城神泥洞造假闕親設
五星道場則可寢親朝三韓變為震旦大國
來朝也王信之命大將軍趙文柱祭酒金址
將軍宋松禮及勝賢等創假闕禮部侍郎金
執謂右僕射朴松庇曰穴口凶山也勝賢以
為大日王常住處嘗奏高宗大開佛事以安
御衣帶未幾升遐全又敢作浮言奏營假闕
且請於穴口寺親設大日王道場是不可信
也請公禁之松庇以告俊俊深感勝賢之言

故欲斬執而止○盜起橫川洪川二縣初橫
川民屎加大有八子一壻居山谷間漁獵以
生洪獵人疾之告夜別抄指揮請捕之至其
家會九人出獵乃殺其父母妻子於是九人
謀報讎遂起為盜殺二縣民三十餘人忠清
道按廉使奏狄兵夜涉葦淺朝野驚擾使夜
別抄探之乃橫川賊也○六月白勝賢奏曰
圖讖有雌龍之後重興之說宜改王諱以周
康王諱釗字王從之既而忌高勾麗王釗不
得其死乃復舊名○移御神泥洞假闕○親

設大日王道場于穴口寺○秋八月王如蒙古命金俊監國俊以別執三十人晝夜衛其家○冬十二月王至自蒙古時李戡用從王入朝永寧公縛言於中書省曰高麗有三十人領領各千人通為三萬八千人若遣我當盡率來為朝廷用史丞相召戡用問之戡用曰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千人其實不然亦猶上國萬戶牌子頭數目未必足也請與縛東歸點閱縛言是斬我我言是斬縛縛在側不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

戶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為國相何為不知戡用指窓櫺曰丞相以為凡幾箇丞相曰不知戡用曰小國州郡戶口之數有司存雖宰相焉能盡知丞相默然

六年

宋度宗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以金俊為侍

中○三月將軍吳壽山鞭秘書郎崔冲若於道冲若墮馬壽山盤馬欲蹋殺會大將軍朴琪救得免初金俊之開府也壽山以其甥朱然求為府錄事知奏事俞千遇以然無才望乃用冲若故壽山疾之欲殺不得然冲若竟

以恐怖得疾死壽山言於朝曰俞承宣擅政
會當數其罪戮之約諸武人會禮賓省伺之
或以吉千遇千遇笑曰命也承俊呼壽山曰
與奪之權不在主上乎若等敢辱承宣是不
有主上與令公也於是皆散令公指俊也○
有一小君犯禁臺吏抗辱之王不能禁下街
衢獄國制官人侍幸而有子則祝髮為僧稱
為小君○夏四月庚申太子邀宴安慶公倡
奏樂遠曙國俗以道家說每至是日必會飲
徹夜不寐謂之守庚申太子亦徇時俗時議

非之○五月金俊募射士于城東樓多出銀
鬻令中者取之未有中者俊不樂卒有一人
中之俊大喜賞以散員○冬十月冊金俊為
海陽侯先是王曰金俊事我先王誅戮權臣
復政王室扶立寡躬奉承宗祀又於今夏北
使來督親朝朝議紛紛罔知所從俊奏留使
臣督辦方物盤纏等事俾不違約與使偕行
果蒙天眷錫與便蕃不日還國社稷復安厥
功重大宜答以殊恩有司其議封侯立府至
是一依晉陽公故事封之

七年宋成寧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二月平章事致仕金之岱卒○秋七月金俊遣使購富民金銀充國贖使者苛峻民皆愁怨又令四品以上出銀有差○冬十二月蒙古遣黑的殷弘等來詔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為近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為辭勿以未嘗通好為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為托

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彝本咸安人初為僧後歸俗叛入蒙古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以讒毀本國為事○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贊與黑的等往日本○濟州星三來見遣正言玄錫以星主如蒙古八年宋成寧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宋君斐金贊與黑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遂還王又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詔旨所諭導遠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島見大洋萬

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
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犢無禮義
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
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
往來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來深蒙仁
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繇繇存喘聖
息天大誓欲報効如有可為之勢而不盡心
力有如天日○秋八月宋君斐等與黑的殷
弘復來帝諭曰向者遣使招懷日本委卿嚮
導不意卿以辭為解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既

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實故托以他辭然爾
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亦踈矣且天命
難謀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宜自省焉
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諭
日本以必得要領為期卿嘗有言聖息天大
誓欲報効此非報効而何李藏用以書贈黑
的等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
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為意來則撫之
去則絕之以為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
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為臣妾

蠢爾小夷敢有不服乎然蜂蠆之毒豈可無
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
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
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
驕傲之咎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為大朝之累
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
固知大朝寬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
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捨如彼尺一之封莫
如不降之為得也且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
我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到蓋恃其海遠

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至否至則獎其內
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
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觀天
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効萬
一耳蓋歲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故密
以書貽黑的欲令轉聞以寢招懷之事然不
先聞於王故王疑有貳心即配靈輿島接伴
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島阜方對
黑的武士突入曳出黑的怒詰問知之乃還
獻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聿而聽之天下

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止之
由是皆獲免○遣起居舍人潘阜賚蒙古書
及國書如日本蒙古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
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
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
遐方遠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
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
其疆域返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
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
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開國以來亦時通中

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
玉國知之未審故遣使持書布告朕志異自
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
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
孰所好玉其圖之國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
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家
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
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為隣典章政
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
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為辭其旨嚴切茲不獲

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九月金俊以忠清州道按察使邊保不從私謁白玉流之乃以夜別抄指諭金草精代之○蒙古遣使來索阿吉兒合蒙合皮阿吉兒合蒙合魚名似牛或稱患脚瘡者以其皮作靴則愈蓋帝有是疾故求之○冬十一月遣弟安慶公溫

如蒙古賀正因告更遣潘阜使於日本

辰戌

九年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平章事崔昱卒

○李歲用為門下侍中○二月安慶公溫還

自蒙古賜王西錦一匹曆日一道初帝以趙以彘之譖怒不解親勅温曰前日爾國所奏朕今說之爾其詳聽爾等聞我蒙古中有叛者輒來誑誘人誰不知爾國誠降則當出軍助戰轉糧請遣魯花赤點數民戶爾胡不然爾國會於先帝時遣王縛為質朕所知也先帝勅爾王親朝爾王不能親朝以我有兄弟之

亂也爾王到京兆府還歸朕之所護爾王所
知人而不知有德可謂人乎爾王奏云我國
地窄今西京八排屯田軍民盡令還歸則當
召集殘民力農三年然後復都舊京今屯田
軍馬盡還果還舊京乎朕使三爾國則爾使
人圍守真降之意當如是耶爾國來聘朕亦
使人守汝使乎爾等賣來國鹽紵布減於舊
額又甚羸惡何也爾國素稱知禮義今乃若
爾可乎相戰人所不好爾欲好戰當約其地
也爾與日本交通爾國人來居此者無不知

之爾於前日何言未嘗交通以欺朕乎爾等
所奏皆是妄說不必答也及溫還趙彝矯帝
命勒留中路溫復入告中書省然後得還溫
遂憂憤成疾至東京東京人又拘僕從劫奪
馬價然後放之彝常以讒毀為事竟不得志
而死○北界四十餘城上書請金方慶復來
鎮撫王乃以方慶判禮賓省事北界兵馬使
○將軍周瑄通其叔父周永賚妻大氏事覺
御史臺執大氏鞫之死于獄中遂斬瑄判衛
尉寺事李舒亦通大氏及其二女曾流海島

而還至是賴其婿大將軍金洪就營救得免
○三月蒙古遣北京路總管于也孫脫禮部
郎中孟甲來詔曰朕惟天道難謀人道貴誠
而卿之事朕率以飾辭見欺朕若受其欺而
不言是朕亦不以誠遇卿也故於卿弟温面
數其事無有所隱向卿自請撤兵三年當去
水就陸撤兵之請既已從之就陸之期今幾
年矣以前言無徵是用為問卿意必曰捨險
即夷則慮致不虞或未取信聽其所止惟我
太祖成吉思皇帝制度凡內屬之國納質助

軍輸糧設驛供戶數籍置達魯花赤已嘗明
諭之矣繼有來章稱疾民生稍集然後惟命
是從稽留至今不以誠言見報聞汝國之政
例在左右得非為所梗蔽使卿不聞歟抑卿
寔聞之而未之思歟是豈愛而身利而國者
也且納質之事惟我太宗皇帝朝王縛等已
入質代老補亡固自有例其驛傳亦粗立自
餘率未奉行今我朝方問罪於宋其助士率
舟艦自量能辦多少所輸糧餉則就為儲積
及達魯花赤戶版之事卿意謂何今特遣使

持詔以往當盡情實令海陽公金俊侍中李
箴用賚奏章具以悉聞時帝勅俊父子及其
弟冲皆赴京師俊聽將軍車松祐言謀欲殺
使深竄海中再白于王王不聽俊謂松祐等
曰王固拒奈何松祐等曰龍孫不惟今上諸
王同多况太祖亦以將軍即位何有疑慮俊
深然之遂決謀欲殺使乃令都兵馬錄事嚴
守安告兩府兩府皆變色莫敢言守安詣冲
家言之冲嘗信守安先令議可否守安曰古
者兵交使在其間今無故而殺天子使將安

之乎此非自全之計也冲然之遂沮其謀冲
即承俊也然俊益拒蒙古命王甚怏怏俊恐
蒙古責不入朝大會五教沙門於其第供佛
祈福○夏四月遣侍中李獻用從于也孫脫
如蒙古表曰就陸之事則已於古邑復其居
以經營助師之命則雖是殘民隨所有而檢
備其辨舟楫輸糧餉之事則惟力是任亦期
將供其或請遠魯花赤供戶版之事則方始
出排誠未暇於修葺俟其畢就亦當從而稟
裁乃暑陪臣金俊李獻用賚表進朝事箴用

則乃明初之輒承偕使臣而前去金俊則適
都家之遷設方管領以指揮追劇務訖有所
成而小臣持率以造○六月蒙古遣吾都止
偕李歲用來閱戰艦軍額初歲用謁帝帝曰
朕命爾國出師助戰爾國不以軍數分明奏
聞乃以模糊之言來奏王縛曾奏我國常有
五萬軍故朕昨日勅爾等云王所不可以無
軍其留一萬以衛王國以四萬來助戰爾等
奏云我國無五萬軍縛之言非實也苟不信
試遣使與告者偕往點其軍額若實有四萬

陪臣受罪否則反坐誣告者爾等若以軍額
分明來奏朕何有此言遂呼縛曰宜與歲用
辨又勅歲用曰爾還國速奏軍額以實否則
將討之爾等不知出師將討何國是乃欲討
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有難
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
宜也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其大可載米
三四千碩者歲用對曰舟艦之事敢不承命
但督之則雖有舡材恐不及也帝曰歷代之
事爾等所知不必更說朕將取近而言之昔

成吉思皇帝時河西王納女請和曰皇帝若
征女真及回曰我當左右効力及征回回命
河西助戰竟不應帝討而滅之爾亦聞乎哉
用對曰我國昔有四萬軍三十年来死於兵
疫殆盡雖有百戶千戶但虛名耳帝曰死者
尚有獨無生者乎爾國亦有婦女豈無生者
爾乃年老諸事說何妄耶藏用對曰小邦蒙
荷聖恩自罷兵以來有生長者然皆幼弱不
堪充軍帝又曰爾國於宋風順則可兩三日
而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蠻子人言

也汝國何不主是事乎縛欲復言軍事藏用
曰至尊前不當爭辨遣人就視便可立驗○
秋七月遣閣門使孫世貞郎將吳惟碩如蒙
古賀節日又遣起居舍人潘阜偕行上書曰
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
帝璽書并賫臣書及國驢往諭其國便不納
三都留置西偏大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
接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驢多方告諭竟
不聽逼而送之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
慮惶懼實深○八月遣大將軍崔東秀隨吾

都止如蒙古奏曰小邦雖在全盛之時人民尚寡况自辛卯三十年来兵疫相仍喪亡太多惟茲編戶之子遺僅復農畦之生業其隸于兵衛者亦未有丁壯驍勇然重違帝勅多方調發僅得萬人其舟楫則已委官吏庀材營造○冬十月蒙古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來閱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黑山島又令耽羅別造船百艘王使郎將朴臣甫都兵馬錄事禹天錫從國昌劉傑等往視

黑山島○十一月金俊李龍山別監李碩所獻內膳船二艘初俊子承宣體家奴因事往忠州與碩有憾及還聞碩船載內膳來泊于江訛碩於體體告其父遣夜別抄奪其膳或入己家或分與夜別抄未幾俊見王王以碩所上膳狀示俊俊變色而還還收以獻王却之曰既奪而復獻於義可乎今所進之物皆寡人將供祭醮之用碩承命已以曾不遠進而見奪是碩之罪也流于島遂以內侍權仁紀代之未幾召碩還由是王益惡俊○蒙古

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啟弘等來詔曰
向委卿導達使者送至日本卿乃飾辭以為
風浪險阻不可輕涉中道乃還其言若是今
潘阜等何由得達今來奏有潘阜至日本逼
而送還之語此亦安足取信今復遣使以往
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導達毋致如前稽阻
差相安童遣金裕申百川等來索大嶺山香
栢子榘子松膏餅智靈洞全窰有體人蔡永
洞郡香麴子南海島失毋松金剛山石茸觀
音松上水風眠松葉裕百川皆本國人也裕

高麗元宗

嘗登第選為水寧公階從久在蒙古乃背本
國欲奉使東歸以還其欲言於安童曰海東
三山有藥物若遣我索之可得安童信而遣
之裕百川矜其戎服略無愧色觀音松上水
本無之物也問諸裕等則曰在洛山上王欲
差人從裕百川索之裕等云多得風眠松葉
則松上水無亦不妨松膏餅裕亦以為自生
於松上皆誑言也○十二月金俊殺國子學
諭洪惟叙惟叙嘗以書狀官伴蒙古使吾都
止入朝與金裕說俊密事百川素為惟叙所

侮聞其言以語俊故及○遣知門下省事申
思佺侍郎陳子厚起居舍人潘阜偕黑的殷
弘如日本○誅金俊夷其族俊自以為當戊
午年饑饉誅權門開蓄積活人多矣吾雖卧
市街誰敢害我由是雖聞惡言不以為疑列
置農莊以家臣文成柱管全羅池濬管忠清
二人爭事聚斂給民稻種一斗例收米一碩
諸子效之競聚無賴怙勢恣橫侵奪人田怨
讟甚多俊嘗欲邀王于其家撤隣家以廣其
居窮冬盛夏晝夜督役屋高數丈庭廣百步

其妻尚歟曰丈夫眼孔亦爾小耶及封宅主
每入見宮主拜乎上樞副林衍嘗與俊子爭
曰俊曰我在尚爾况死後乎吾寧忍視此人
耶又衍妻嘗手殺其奴俊曰此婦性惡嘗遠
流衍聞之益銜宦者康允紹以姦黠得幸於
王且與衍相善知王忌俊又知衍俊有隙屢
言於王曰諸功臣皆與俊善惟林衍不附又
謂衍曰國勢危殆將若之何衍曰王如有命
臣豈惜死允紹以奏王曰真忠臣也衍嘗入
直語宦者崔瑛曰國勢至此決在須臾子盍

告王璉佯許內懷懼怯遷延累日衍又語曰
言出我口入君耳如或泄之吾二人命在朝
夕奈何猶豫璉即與宦者金鏡入奏王曰果
如所言何幸之大衍遂制大挺盛積密付鏡
預置宮中約日舉事會王餞蒙古使脫朶兒
俊黨皆不扈駕故未果王恐事泄終夜不寐
宣言有疾分遣中使禱諸神祠詰朝俊不入
朝鏡等以王命名之俊急趨朝俊妻族宦者
朴文瑛知其謀奔詣俊遇諸路以左右擁衛
不能告俊弟冲聞俊赴衙亦至都堂璉傳言

召俊至便殿前稱上不豫引入政堂使人挺
擊之俊大呼遂斬之又引冲入內冲見血痕
欲走出宦者金子廷使其弟子厚絞之俊從
者欲入救子廷當門曰今有旨誅俊兄弟汝
等入內何為其各同心衛社遂推出之衍分
遣夜別執捕俊諸子及其黨皆斬之俊子在
聚其徒謀拒之夜別執指諭高汝霖等至在
且喜且懼慰以好言汝霖等持疑未決將軍
曹子一亦率介士繼至不即前有校尉徐靖
射在誤中屋角柱走入門踰垣而走追騎及

斬之前數日柱夢有一紫衣人來坐廳上使人執俊諸子以針線貫之最後及柱針者曰此亦貫乎紫衣曰何獨赦也遂貫之柱果後誅柱初名用材體俊後妻之出嘗赴舉平章金之岱嘗試難其第擬以乙科四人王擢第三體母常與俊謀欲以體為嗣凡體事每右之營其宅多壞人家擦棟楹桶必以紋木異材雖遠必致金碧相輝壯麗無比園囿花卉皆取奇品冲清介自守見其兄與諸姪所為常切責俊與諸子皆憚之冲臨刑嘆曰子無

所知人皆惜之又誅俊黨大將軍崔暉將軍車松祐康保忠玄壽朴承益郎將方仲山指諭葛南寶及池潸爰成柱又流俊妻及將軍崔公義上將軍金洪就于海島將軍李悌孫元慶自刎而死俊之家奴見誅者不可勝記初俊配于固城縣人朴瑛頗有息俊以為己子累授承宣及俊誅瑛在直廬怏怏不食肉夜則潛泣衍聞之恐有變白玉殺之李宗器者永州吏逃入京以勇力稱與俊衛社累遷大將軍及誅嘆曰若知如此當早殺衍○羣

臣表賀誅金俊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四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五

高麗紀

元宗二

巳巳

十年

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

春正月誅金俊黨別將

金昌世許仁世流李得材吉宣甫等六人○

遣將軍康允紹如蒙古奏誅金俊○二月賀

正使李淳益還自蒙古言帝問臣曰宣麟州

人來言爾國憑朕詔旨造船將圖深窳信乎

臣奏小國蒙皇帝覆護安生樂業有何所憾

敢懷二心帝曰然儉人之言朕亦不信○三

月黑的及申思佺等三對馬島執倭二人以
還○夏四月遣叅知政事申思佺偕黑的以
倭二人如蒙古○流平章事柳墩于黑山島
初墩與大司成金坵禮部侍郎朱悅將軍金
珽友善數相過從容談笑墩曰頃我以妻服
久不視事聞衛社事以為實然今見其人皆
羣小也又論古史言及當世宦官之事金鏡
聞而心銜之詐于王王曰此人向誅崔頊欲
執權柄為金俊等所排志不之遂昨日曲宴
宰相皆樂獨墩不悅我親斟勸之竟不樂以

高麗元宗

是知其有二心也遂籍其家流之台坵切責
曰汝交結柳墩憑藉經史論議國事予欲罪
之第以汝掌文翰之任特宥之自今慎勿復
爾墩子行首陞及珽悅並流于島墩素富及
與衛社後頗有權勢富倍於前時稱鉅富至
是籍其家珍寶器玩穀布不可勝計○世子
諶如蒙古○六月林衍分遣夜別收捕金
鏡崔璉及其弟璘斬之御史大夫張季烈恬
淡有禮為王所親信常出入卧内大將軍奇
縵為王庶妹婿參典機密又籍俊家財以其

珍寶賄鏡璉衍皆惡之流于島鏡璉既與衍
誅金俊勢傾朝野衍恐將害已先圖舉事○
林衍及立安慶公浯廢王幽于別宮衍集三
別叔六蕃都房于趨庭與宰樞議曰我為王
室除權臣王乃與金鏡等謀欲殺我不可坐
而受戮我欲行大事如之何宰樞莫敢對衍
歷問之侍中李晟用自度不能止且恐有不
測之變乃以遜位為言叅知政事俞千遇曰
此大事也請公反復思之況今世子在上國
待其還亦未晚也衍未決而罷翌日夜衍執

前將軍權守鈞大卿李敘將軍金信祐皆托
以他罪斬之以威衆心乙未衍擐甲率三別
叔六蕃都房會百僚奉安慶公浯即位忽風
雨暴作拔木飛瓦賀畢衍率然下階拜晟用
蓋喜遜位之策也時王在辰嵒宮衍使左副
承宣李昌慶逼出之左右皆散王冒雨步出
昌慶進所乘馬又使其從者五人分侍王與
妃遷于別宮初衍謀廢立司空李應烈曰龍
孫非一何必今王至是應烈呼孺踴躍喜形
於色應烈衍子惟茂之婦翁也

大臣正色立朝屹然為國家柱石則足以折姦軌之心雖有大姦不敢動其惡是以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欲受禪而忌孔融今林衍有不軌之心公然會議歲用為時首相不能明陳順逆以折兇謀先唱遜位之語廢置君主若反掌然是則首惡者衍也而助惡者歲用也昔趙盾為正卿而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春秋尚坐以弑逆之罪如歲用者又安可逃逐君之罪乎

秋七月温以林衍為教定都監○衍遷王子金體舊第盜內帑环寶○林衍遣中書舍人郭汝弼如蒙古王遜位表曰災變屢彰疹疾斯作多方欲救一效莫期既以彌留恐顛擠之無日如或不幸將付托於何人温表曰臣兄植以疾病命臣權守國事臣去之既難就亦非據雖不獲已假叨主鬯莫敢違居尤劇臨淵○温尊王為太上王立府曰崇寧○温以崔瑛為御史大夫趙璩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為右僕射削御史朴然司諫白玄錫職

以與金鏡相善也○蒙古使于婁大等遣還
倭人初申恩佺以倭人謁帝帝喜曰爾王祗
稟朕命爾等不以險難為辭入不測之地生
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謂倭人曰爾
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
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賚予甚稠○
林衍移入金俊舊第倡遣都房六番衛之○
世子自蒙古還至婆婆府靜州官奴丁伍孚
潛渡江告變曰林衍既廢立恐東宮聞難不
入國使夜別抄二十人伏境上以待之請毋

入境世子聞之疑慮彷徨大將軍鄭子璵等
曰彼豎子何敢爾耶無根之說誰可信乎羅
裕策馬前曰事未可知觀變而入猶未晚也
毋為賊臣所誤武德將軍金富亮亦言之諸
校鄭仁卿麟州守臣保之子也潛渡江就父
探問具以狀還白伍孚亦曰告奏使郭汝弼
亦在靈州請使人見之世子使同來蒙古使
者七人執汝弼于靈州又執義州防護譯語
鄭庇問知其實然後世子痛哭欲還入蒙古
諸從臣皆猶豫不肯從獨仁卿力勸乃行衍

聞世子還北日夜憂憤○八月溫遣侍中李
巖用如蒙古賀節日○世子遣大將軍鄭子
瑛以書諭國人曰須復父王位不爾則立順
安侯悰悰世子之弟也○蒙古遣幹脫兒不
花李愕等來詔諭臣僚曰據世子謀來奏本
國臣下擅廢國王以其弟安慶公溫為國王
朕初聞之以為誠偽無徵未可深信國王植
嗣位以來未聞有過失苟有過失諫而不悛
當控告朝廷以聽我區處不告朝廷臣下擅
自廢置亘古以來寧有是理今遣幹脫兒不

花等前去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無災於汝
何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并其族
屬一有戕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朕心
審思臣節條具以聞○九月衍遣樞密院副
使金方慶如蒙古陪臣表曰前王遘疾大漸
惟幾庶將護分以延期因切辭榮而遜位兄
將弟及先君有言抑此藩稱一日難曠而國
王溫苟忤父王之命恐違臣子之常肆不獲
已而擁攝保釐輒會具由而趣騰申奏○冬
十月衍釋平章事柳璟樞密院副使張季烈

大將軍竒蘊未至京復流于他島○西北面
兵馬使營吏崔坦韓慎三和縣人前校尉李
延齡定遠都護郎將桂文庇延州人玄孝哲
等起兵以誅林衍為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
人殺咸從縣令崔元夜入掖島營殺分司御
史沈元濬監倉朴守奕京別抄等以叛初平
章事洪鈞再鎮北界人懷惠以父稱温恐北
方生變以鈞子祿適代李信孫為兵馬使祿
適至營十日而難作祿適踰垣走出欲投海
而死分道將軍黃宗請從而至曰吾欲偵變

待吾還而死亦未晚也宗請以不來祿適以
謂見害俄聞有人呼莫殺營主祿適乃還坦
使人言於祿適曰前王再朝上國以安東方
民受其賜衍鎮州一牟耳有何功德擅弄國
柄廢吾王耶朝無忠臣吾等奮激欲誅首惡
復戴吾王耳先平章再鎮此方活我民命尚
書今又再來安撫而有先人之風吾等不忍
背德祿適曰君等不忘吾父延及後人何感
如之若實不忘請釋分道及電吏坦從之祿
適奔還以國子祭酒張鎰代為兵馬使○温

以李君伯為北界安撫使玄文革為防護將
軍率軍一百五十人遣之君伯畏賊不進削
其職以前待御史朴杰代之杰請張盖備儀
而杰然至大同江張盖踞胡床以俟出迎賊
忽擊鼓而出列騎江邊使數人擊舟而來言
當今無主宣諭使誰所遣乎義無迎接惟載
從者一人而去數林衍之罪○遣侍郎陳子
厚如蒙古賀正仍奏崔坦等叛狀○崔坦殺
西京留守崔年判官柳榮司錄曹英紱龍州
守庾希亮靈州守睦德昌鐵州守金鼎和宣

州守金義慈州守金潤其餘諸城負吏皆沒
於賊成州守崔羣為其下所殺鼎和之妻長
賊縛鼎和於柱淫之於前又使義行酒憤恚
自縊而死義州副使金孝臣出獵于野靜州
戶長尹殷甫聞變馳告曰西京人殺諸城守
今欲投蒙古孝臣使郎將康用圭迹之用圭
至靈州界奔還曰崔坦漢慎等所為也俄而
坦等率三十餘人至大富城時蒙古使脫朶
兒來在此城問其事由坦詭言曰高麗卷土
將入海島盡殺北界諸城人故吾等殺諸城

守令欲入告于上國脫朶兒曰近處諸城官吏多在何不殺之坦曰欲啓於公乃殺之脫朶兒曰可執三城守以來餘皆令殺之於是孝臣及麟州守鄭臣保靜州守韓奮等至脫朶兒曰非我召之實坦也可往見之孝臣曰吾等未見官人何先見坦遂進酒言曰今日獲謁大官雖死無恨彼諸城之守無辜見殺誠可哀憫請丐其命脫朶兒乃遣人止之獲免者頗多於是孝臣等二十二人被執歸于蒙古○十一月王復位時蒙古遣兵部侍郎

黑的魯菜道提管府判官徐仲雄等諭前王僚屬軍民頃以王植稱疾擅令安慶公倡權搃國事遣使為問林衍言人謂臣為廢立然有權力者能行廢立臣位居七人之下何權之有然不可信其言王可與安慶公倡及林衍偕詣闕下面陳情實朕聽其是非自有區處且聞植無恙亦未可保必待來覲朕可方信已遣頭輦哥國王率兵壓境如逾期不至即當窮詰首惡進兵勦絕無遺宰樞會衍第議答詔書衍嘆曰我欲正國家而後朝於帝

所全微詰如此其意將如之何因泣下宴黑的于其第黑的言宜復王位衍不得已會宰樞議廢沮復立王癸亥王宴黑的等使坐上座黑的等讓曰今王太子已許尚帝女我等帝之臣也王乃帝駙馬大王之父也何敢抗禮王西向我等北面王南面我等東西王辭曰天子之使豈可下坐固辭東西相對甲子百官詣王府扈駕入闕蒙使隨之觀者咸泣蒙使請覲百官賀王服紫袍出庭向北遙謝更著黃衣受賀于康安殿○遣奉御朴休如

蒙古上表曰臣嘗緣眇質忽邁沈疴擬資服餌之方特見痊平之效乃以臣弟涓權攝國事仍馳賤介往奏元由今蒙聖德之日加更致和倪於時攝况宣累詔曲垂訓諭之辭又降華駢庸示徵呼之寵茲復勉居於藩寄庶當尋覲於闕庭○十二月赦○林衍流同知樞密院事趙瑑于黑山烏殺瑑長子將軍允璠皆秘書郎張顥及其黨七人皆籍其家又流瑑季子允溫瑑居常恭遜頗得衆心衍之廢立瑑病不興及衍擅權朝野歸心於瑑將

軍金文庇尹秀與允璠謀誅衍以告璩璩不從文庇等知事不集反告於衍故及璩力能圖衍而惟怯速禍時人惜之○以俞千遇知門下省事金方慶為御史大夫○王如蒙古命順安侯棕監國○靜州別將康元左等三人來傳蒙古帝詔曰諭高麗國龜州都領崔坦等洎西京五十四城西海六城軍民等近崔坦奏高麗逆臣林衍遣人誘脅衆庶及其妻子俱令東往且曰若不從令當加戕害爾等審其順逆不從逼脅勦誅逆黨以明不貳

其義可尚今坦已加勅命自餘吏民別勅行中書省重為撫護惟爾臣庶仰體朕懷益殫忠節王賜元左等銀各一斤衍亦厚慰之○王至洞仙驛遣人巡檢各驛驛吏皆逃匿投于崔坦

午庚

十一年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王次博州先

遣崔東秀寄書蒙古都堂曰今聞小邦叛民崔坦等馳告上朝托以京兵欲侵請送天兵二千許遮護而帝決已到行省矣是事不難別白子早知其叛而不一問罪者以其投附

上朝故也今既上途空國而誰肯以兵來侵
待臣近覲龍顏仰奏一言然後遣兵未晚也
安有國君躬進帝所而兵入其境百姓驚動
者乎伏望諸相國以此情狀具達天聰憫予
父子勤王之懇扶護始終○蒙古遣蒙哥篤
將兵來屯西京初世子間林衍之亂請兵蒙
古乃遣蒙哥篤領兵將發中書省謂世子曰
蒙哥篤若久在西京衍既背命必不供給宜
選不與衍者伴行世子難其人侍中李晟用
等曰金方慶再鎮北界有遺愛非此不可乃

以方慶伴蒙哥篤遣之方慶計曰官軍到西
京若過大同江至京自亂恐將有變莫若受
帝旨勿令過大同江皆曰善遂聞帝允之至
是方慶與蒙哥篤至西京父老泣謂方慶曰
公若在此豈有坦慎之事爭來餉時坦等憑
仗蒙兵潛有乘虛吞國之志厚遺蒙哥篤曰
誘以詭計方慶每以計沮之衍慮王請兵復
都欲拒命遣指諭智甫大率兵屯黃州又令
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坦慎等知其謀密具
舟楫并伏兵潛謂蒙哥篤曰衍等將殺官軍

欲入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京軍往來狀以相報吾等以舟師進甫音島末島官人率軍臨窄梁彼不能進退既得其情具聞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玉帛非他有也蒙哥篤喜諾有吳得公者為坦內廂知之密告方慶方慶曰豈有此事得公曰若不信陰偵之可知也詰朝方慶詣蒙哥篤館門諸軍畢集坦等似有喜色蒙哥篤謂方慶曰久客無聊擊鮮為樂公隨吾否曰獵何所曰過大同江至黃鳳州入椒島耳方慶曰官人亦聞帝旨何以過

江蒙哥篤曰蒙人以射獵為事帝亦知之君何拒之方慶曰我非禁獵禁過江而已若要獵何必至彼而後樂哉蒙哥篤曰若罪過江我獨當之於君何有方慶曰我在此官人豈得過江如欲之須稟帝命方慶密諭甫大等令退兵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出於天性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坦等亦有人焉○二月王謁帝于燕都初林衍恐王泄廢立事使其子惟幹及腹心扈從王在道問扈從臣僚曰東京竹省若問廢立事將何以

對承宣許琳太將軍李汾禧將軍康允紹等
徇衍意曰宜對以前奏表意餘皆畏衍不敢
出一言及至東京國王頭輦哥等密問廢立
之故王亦曰如表所奏行皆知其誣不復問
至是惟幹因姜和尚繡縫其事奏帝帝勅
茲事世子與李箴用已具陳朕所詳知汝
擅廢王信乎惟幹奏云此乃李箴用所為
問之帝以問箴用及申思佺元傳各具奏
事帝領之惟幹復奏帝止之曰汝之所言
妄也遂繫頸乃命中書省牒林衍曰汝之

有來奏臣僚亦有來奏朕意未詳汝於此時
宜即上來明辨○王上書都堂請世子婚帝
曰今因事來請似不可其還國撫存百姓特
遣使來請然後許之朕之子已皆適人議於
兄弟會當許之又請兵歸國除權臣復都舊
京帝許之○崔坦以西京附蒙古坦請蒙古
兵三千來鎮京西帝賜崔坦李延齡金牌玄
孝哲韓慎銀牌有差詔令內屬改號東寧府
畫慈悲嶺為界○王上表請復西京曰崔坦
李延齡等本非有怨於國家因權臣擅廢立

初若倡義起兵至達于上朝望屬世子今臣
將除權臣請兵還國復都舊京埤等宜捨兵
歸順及欲別其疆分各修職貢有乘初起之
跡天子以四海為家義無彼此之擇諸侯與
百姓守土力致朝宗之勤豈擬吾民運懷異
趣伏望許還諸城俾屬本國時蒙哥篤軍已
發都堂又議遣殿後軍王奏若前後大軍到
國恐百姓驚竄拱億難支請停後軍帝皆不
允王又奏宜令大軍留屯古京毋越境又請
達魯花赤偕往帝允之○帝賜王金線走絲

高麗元宗

及色絹二百匹馬四匹弓矢等物且令東京
行省國王頭輦哥率兵偕往高麗○丙戌王
與世子殺燕都○林衍死衍欲拒帝命遣夜
別抄巡行諸州郡督民入居諸島因憂德
痘發背而死時天陰旬餘至是開霽順安侯
以衍子惟茂為教定別監惟茂集都房六番
自衛其家使弟惟相領書房三番衛其兄惟
幹家為外援惟茂忌童謠識說盛行今日有
能捕童謠及說圖識者賞以爵貨名曰官任
允厚問以鎮國之策對曰如病深而求醫不

如之何

臣等按衍廢若主非帝命罪逆貫盈天降
酷罰而殛之苟有知國家大計者明正其
罪報屍市朝若子兄弟皆置於法以絕根
株可也又使之繼執國柄以階叛亂何哉
惜也

三月遣郎將金之瑞如蒙古告林衍死○西
京蒙軍遣人來索夏衣及帷幕○夏四月王
亞東京指諭庾嗣郎將任夫順明藥負金允
奇皆投于洪茶丘○五月蒙古以脫朶兒為

高麗元宗

達魯花赤○林惟茂友先是王先遣上將軍
鄭子璵大將軍李份禧來諭國人云帝使行
省頭輦哥國王及趙甲章等率兵護寡人歸
國仍語之曰卿歸諭國人復都舊京則我軍
即還如有拒命者不惟其身至於妻孥悉皆
俘擄惟茂意欲不從而恐衆議不合令羣僚
議之皆曰君命也敢不從惟茂憤怒莫知所
為分遣諸道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聚保
人民以拒命又使將軍金文庇領夜別抄戍
喬桐以禦王師衍所遣夜別抄至慶尚道督

民入保諸島按察使崔簡與東京副留守朱
悅判官嚴守按謀執夜別抄囚全州以待王
還及開王入境從間道赴行在全羅道按察
使權胆忠清道按察使崔有滄見王傳諭皆
感泣即曉諭州縣西海道按察使邊亮開王
還奔詣行在惟茂聞之遣人追之不及○癸
丑林惟茂伏誅惟茂以童稚繼執父權每事
決於妻父李應烈與樞副致仕宋君斐等姊
夫御史中丞洪文系及直門下宋松禮外雖
面從心常憤恹惟茂將拒命中外洶洶是日

高麗元末

夜王遣李汾成密論文系曰卿屢著衣冠之
後當揆義度勢以利杜稷無秦祖父文系再
拜謂汾成曰明日待我府門外即謀於松禮
松禮二子玟及玠俱為衛士長松禮文集
三別抄諭以衛社大義謀執惟茂惟茂聞變
擁兵以待三別抄壞其家東門突入亂射衆
乃潰擒惟茂及姊夫大將軍崔宗紹皆斬于
市沅應烈君斐及族父宋邦又李成老外弟
李黃綬等惟相自剄未殊殺之乃罷書房三
番及成造色朝野大悅衍妻李氏性如險作

茂之拒命殺戮多其教也及其敗盛服懷珍
寶欲出趙璩姊妹至門伺之粹髮批頰里有
宿怨者響應裂腕其衣觀者如堵無所逃匿
遂入斧田兒童爭以瓦礫投之後并其子惟
幹惟拒惟提等執送蒙古

自鄭仲夫以來權臣世執國命人
主畏之如敵國莫之敢抗積習已久今衍
既斃惟茂一小豎耳王不能聲罪致討族
之一二臣僚僅得誅殺威福之不振至於
如此將何以杜後來權奸僭亂之心乎

流林從家臣李公烈及家奴等於海島○丙
寅王至自蒙古還都舊京妃嬪亦自江華至
先是宰樞會議復都舊京榜示畫日三別抄
有異心不從擅發府庫○遣將軍鄭子璵入
江華敦諭○六月將軍裴仲孫盧永禧等率
三別抄反于江華奉承化侯溫為王直學鄭
文鑑死之初崔瑀以國中多盜聚勇士每夜
巡行禁暴因名夜別抄及盜起諸道分遣別
抄以捕之其軍甚衆遂分為左右又以國人
自蒙古逃還者為一部號神義軍是為三別

秋權臣執柄以為爪牙厚其俸祿或施私惠
又籍罪人之財而給之故權臣頗指氣使爭
先効力金俊之誅崔頊林衍之誅金俊松禮
之誅惟茂皆藉其力及王復都舊京三別抄
又懷疑貳遣將軍金之氏罷之之氏取其名
籍還三別抄恐以名籍聞于上朝益有反心
至是仲孫永禧等作亂使人呼於國中曰狄
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輔國者皆會棗庭須
史國人大會或有奔走四散爭舟渡江或沈
沒水中三別抄禁人出入巡江大呼曰凡在

高麗元宗

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懼而下其或發船
欲向古京者賊乘小艇追射之皆不敢動城
中人驚駭散匿林藪童稚婦女哭聲滿路乃
發金剛庫兵器分給軍卒嬰城固守仲孫永
禧領三別抄會市廊逼溫為王署置官府以
大將軍劉存奕尚書左丞李信孫為左右承
宣賊之始謀亂也將軍李白起不應乃殺之
將軍玄文奕逃奔舊京賊船四五艘翼而退
之文奕獨射飛矢相接其妻在側抽矢授之
賊不敢近文奕船膠于淺灘賊追及之射中

其臂什於舟中妻曰吾義不為鼠輩所欲遂携二女投江而死賊執文奕惜其勇不殺既而文奕逃還舊京賊又以文鑑為承宣使秉政文鑑曰與其富貴於賊無寧潔身於泉下即投水死其妻邊氏亦投于水參知政事蔡楨樞密院副使金鍊都兵馬錄事康之邵聞亂逃出橋浦賊騎追之不及江華守率多亡出陸賊度不能守乃聚船艦悉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自仇浦至缸破江舳舻相接無慮千餘艘時百官咸出迎王而其妻孥皆為

高麗元宗

賊所掠慟哭之聲振動天地前中書舍人李淑真郎將尹吉甫聚奴隸尾擊餘賊於仇浦斬五人至浮落山臨海耀兵賊望見恟懼以為狄兵已至遂遁淑真與郎中田文胤等封府庫使人守之故無賴者不得肆其姦○頭輦哥國王遣朶刺歹領兵二千入江華王恐朶刺歹以遺民為逆黨而殺掠請勿入朶刺歹不聽遂入縱兵收掠財物○王率頭輦哥屯所時初出古京衣冠未備王及百司皆以戎服行又無廨宇皆張幕以居○以金方慶

為逆賊追討使領軍六十餘人同蒙古宋萬戶等軍一千餘人追討三別抄至海中望見賊船泊靈興島方慶欲擊之宋萬戶懼止之賊乃遁自賊中逃還者男女老幼并千餘人宋萬戶以為賊黨悉虜以歸○秋七月頭輦哥命上將軍徐均漢等發江華倉賜羣臣百姓○頭輦哥遣摠管洪茶丘巡視全羅慶尚東界三道○八月遣世子諶如蒙古賀節日且奏裴仲孫等叛狀樞密院副使元傳上將軍宋松禮中丞洪文系從之又奏年前小邦

高麗元宗

西北面下吏崔坦殺西京分臺御史監倉使留守官及屬縣守令等遂脅西北鄙諸城以樹其黨即詣帝所飾辭妄訴意欲分疆自異幸災橫行其罪惡天地所不容又西北之人元在王京者假帝命拘執以去小邦專賴皇威既克掃除權臣稟承詔旨復出古都誓修職貢永世無怠而又割西京以北諸城別作疆界則臣之所與修職貢者幾何人哉昔三叛人入魯春秋譏之伏惟聖慈歸我舊境不報○樞密院副使致仕宋義與其甥將軍尹

秀叛八蒙古初義以隊正隨使如蒙古知欲
加兵於我逃還以告遷都江華以功驟至樞
副至是復都舊京義懼蒙古詰前事秀亦懼
追究趙璩見殺之故相與謀挈家投頭輦哥
以叛○頭輦哥使人焚江華城內民家凡穀
米財貨被燒者不可勝數○賊入據珠島侵
掠州郡僑帝旨令全羅道按察使督民收獲
徙居海島○九月全羅道討賊使叅知政事
申思侏免思侏不以討賊為意或問其故對
曰我已為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為哉至羅州

高麗元宗

聞賊至奔還于京全州副使李杉亦棄城逃
皆坐免○將軍楊東茂高汝霖等以舟師討
珠島賊入長興府殺官軍二十餘人擒都領
尹萬藏剽掠財穀○金方慶與蒙古元帥阿
海以兵一千討珠島賊時賊勢甚熾州郡望
風迎降賊將至羅州副使朴瑋等首鼠未決
州吏鄭之呂慨然曰如不能登城固守寧避
兵於山谷何面目為州首吏而背國從賊乎
司錄金應德性本勇敢聞其言乃奮然決意
守城入保錦城山插棘為柵率勵軍卒及賊

圍攻襄瘡死守賊攻城凡七晝夜竟不得拔
州人金叙鄭元器鄭允等來聞于王王嘉之
賜應德七品叙等攝伍尉又賜米穀初賊圍
羅州分兵攻全州羅人與全議降全人亦猶
豫方慶在途聞之棄軍倍日南行先牒全曰
某日當率一萬軍入州速備軍餉以待全以
示羅賊聞之遂解圍去自是不復肆掠諸州
方慶劾奏討賊使上將軍邊胤將軍審子一
孔愉見賊攻錦城不救請流于島王宥之出
削職愉以交結宦官得免○設歲經道場于

高麗元宗

本闕王始備法駕然侍從甚少樂官未具文
武官多有步行者○冬十一月金方慶與阿
海屯三堅院對珎島而陳賊於所掠船艦皆
盡怪獸蔽江照水動轉如飛勢不能當每戰
賊軍先鼓譟突進互勝負曠日相持會潘南
人洪贊等自賊中逃還曰金方慶孔愉等陰
與賊通阿海信其言報達魯花赤達魯花赤
召還方慶與洪贊對辨以叅知政事蔡損代
之阿海繫方慶送于王京見者皆泣與贊對
辨贊伏誣罔乃釋方慶○賊陷濟州初按察

使權胆遣靈巖副使金須以兵二百守濟州
又遣將軍高汝霖以兵七十繼之及賊攻濟
州須汝霖等力戰死之羅州人陳子和直入
賊中斬其將郭延壽以出又入亦如之士卒
喜躍既而復入為賊所害賊乘勝盡殺官軍
○閏月王請達魯花赤復遣金方慶討賊○
遣國子司業朴恒如蒙古賀正且奏曰小邦
承帝旨已復都舊京招集殘民勵心供職今
愚民之避役者犯罪而遁逃者公私奴婢之
欲免賤者相率往托留屯兵馬及西京肆意

高麗元宗

橫行乃至引誘平民日益繁蔓若此不禁則
其與修職貢者有幾伏望一皆刷還使萬世
永永服勤○十二月罷平章事柳璿流政堂
文學俞千遇于仁勿島初螺匠木同認良民
為隸賣與達魯花赤宰樞請治其罪王不聽
璿千遇牒有司免隸為民達魯花赤憾而告
王王亦怒其擅斷罪之○世子諶還自蒙古
帝命斷事官不花孟祺等偕來詔曰頃承世
嫡來展壽儀雖歲事之有常見敬心之無替
宜申寵錫用荅勤誠今賜卿西錦一段及曆

日又詔曰陪臣元傳等奏陳頭輦哥國王行
省官等擾害數事今使對辨皆是不實且爾
國與南宋日本交通卿惑於小人之言以為
無有今歲行省獲南宋商船及日本人嘗往
來爾國者以告朕知卿平日之言皆詐也前
年卿言將括兵造船至今未見成效托言林
衍擅權事非由已卿亦是一國之王黜陟威
福或是與非當自己出如專任不善之人則
其不善之事亦卿所為也然若輩小人於卿
猶擅廢立况於卿子孫乎朕與卿既為一家

高麗元六

藉我國家之力以威遠人卿宜措辦戰艦資
糧以待我命時元傳等奏陳行省當我國出
排時多所侵削之事帝使對辨傳等屈又出
排後宋商船來泊國家密使遣還行省知之
有此詔又詔曰頃以林衍叛逆乃命將出師
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滅卿宜奠居舊京東方
無事矣然念罹茲變故東土之人不無驚擾
自茲以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朕意毋或妄
生猜釁各安其業○遣貢外郎朴天澍奉蒙
古詔往諭三別抄詔曰近以高麗權臣構亂

乃遣兵東下唯林衍是問不意脅從誑誤之人妄自疑懼往往遁竄未出或逃往他境因為叛逆朕之素心務在輯寧爾邦詔諭之後有能自新復歸本國其已往之愆咸當矜釋其中雖有早曾背主逃匿爾國中者亦令安業為民不許各主認識如或不爾雖悔可追○金方慶至弥島賊皆乘船盛張旗幟鉦鼓沸海又於城上鼓噪大呼以助聲勢阿海怯戰下船而幕又令退屯羅州方慶曰元帥若退是示弱也而賊乘勝長驅誰敢當其鋒帝

若責問將何以對阿海不敢退方慶獨率師攻之賊以戰艦連擊之官軍皆走方慶曰決勝在今日突入賊中賊以船圍之驅迫以去方慶船矢石俱盡又士皆中矢不能起已薄弥島岸有賊率露刃跳入船中金天祿以短矛逆刺之方慶起曰寧葬魚腹安能死賊手欲投海中衛士許松延許萬之等挽止之人皆殊死戰方慶據胡床指揮軍士將軍楊東茂以蒙衝擊救之賊乃解去遂潰圍而出方慶數將軍安世貞孔愉等不赴救之罪欲斬

之阿海止之乃免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五

高麗元宗

